

從一個片段讀詞人的深層情感

——釋《念奴嬌·悉尼峽口懷古》“十字星橫，歸途北雁，遙漢唐宮闕”

讀詞之法，貴在能於數語之間，窺見作者胸次。方白先生《念奴嬌·悉尼峽口懷古》一詞，上闕寫峽口形勝與殖民初臨，下闕歎滄桑變遷與歷史遺跡，氣象雄渾，格局開闊。而全詞最堪玩味、最見深情的，正在“十字星橫，歸途北雁，遙漢唐宮闕”三句。欲解詞人之深層情感，不可不從此處入手。

一、南天之象：異域空間的確立

“十字星橫”，起筆極簡，而意蘊極豐。南十字座為南半球特有星象，北半球中土之人終其一生不能得見。詞人於此特地點出，首先是以星象確立身在南國的地理座標，與開篇“悉尼峽口”遙相呼應。

中國古典詩詞寫星，慣用北斗、參商、牽牛織女，皆是中土所見的熟悉天象。“十字星”取而代之，便構成了一種文化座標的置換——抬頭所見的星空已非故國的星空。一個“橫”字尤堪注意，不是“垂”不是“列”，而是橫互於蒼穹，仿佛一道無法逾越的天塹，將南天與北地劃然分隔。這個字裡，已有阻隔之感、隔絕之痛。

（此處或可再引申一層：“十字”之名，亦易使人聯想及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符號，與下文“漢唐宮闕”所代表的中華文明，恰成一組東西對照。惟此層聯想乃我據詞面所作之引申，詞中並無明證，不必坐實為作者本意，姑存一說，以見此語可容多重解會之妙。）

二、北歸之雁：歸心與不能歸的反襯

“歸途北雁”，是全詞情感的樞紐所在，亦是詞人匠心最見精微處。

大雁在中國古典詩文中承載着深厚的文化記憶。《禮記·月令》記仲秋“鴻雁來”，仲春“鴻雁歸”，候鳥的南北

往返本是大自然的規律。而王灣“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范仲淹“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更將鴻雁與鄉思牢牢綁定。

但此處妙在：雁的歸途是“北”。詞人身在南半球，故鄉在北半球，連候鳥都知道循着季節北返，而詞人卻不能。於是“歸途”二字便產生了強烈的張力——雁歸而人不歸，目送雁去而自身滯留，萬水千山，此恨何極。這一句以自然之“能歸”反襯人事之“不能歸”，惆悵之意已在不言之中。

三、漢唐之遙：時間與文明的雙重距離

“遙漢唐宮闕”，一個“遙”字，是全句的魂魄，也是三句之中最深味之處。

詞人不寫“遙望故國”或“遙念家鄉”，而取“漢唐宮闕”四字，格調迥然不同。漢唐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朝代，“宮闕”則是文明中心的象徵——它超越了一己一家意義上的“故鄉”，指向的是整個中華文明的歷史縱深與精神家園。這一意象的選取，使鄉愁從個人的、私密的思念，昇華為對一種文明源頭的遙想與致敬。

而“遙”字所包含的，不僅是空間上的萬里之隔，更是時間上的千年之遠。漢唐盛世本身已是歷史陳跡，詞人所遙望的，實際上是一個在現實中已不可復見的文明圖景。於是這一句便有了雙重的“不可及”：地理上，悉尼與中國遠隔重洋；時間上，今人與漢唐之間橫互着千年的歲月。這種雙重阻隔，使惆悵的層次變得極為豐富——它不止是“身在南國、思在北土”的空間鄉愁，更是“身在現代、思在往古”的歷史蒼茫。

四、一條視野移動的軌跡：從峽口寫到宮闕

若將全詞的目光移動仔細梳理，可見一條清晰的路徑：

悉尼峽口→太平洋→第一艦隊→炮壘→南天十字星→北歸之雁→漢唐宮闕

起筆時，詞人目光落在眼前：峽口、礁石、驚濤、炮壘、樓宇；繼而目光升向天空：星辰、雲氣、月色；至結尾，則驟然穿越萬里海洋與千年時間：北雁、漢唐宮闕。這是一個由“景”入“史”、由“史”入“我”的過程——目光越走越遠，情感也越收越深，三句之精妙，正在於以極短的篇幅完成了這樣一次視野的縱深推進。

五、閉環與鏡像：懷古與身世的合流

若將此三句放回全詞結構中審視，其精妙之處會更加清晰。

上闕寫“一舸南來天外影”——那是1788年英國第一艦隊南渡重洋，駛入悉尼峽口的歷史時刻。下闕寫“十字星橫，歸途北雁，遙漢唐宮闕”——這是詞人自己南來異域的當下處境。兩個“南來”之間，形成了一種微妙的鏡像對照：詞人與殖民者都是渡海而來的“外來者”，只是心之所系的“故國”截然不同。這樣一來，“懷古”便不僅是憑弔悉尼峽口兩百年的殖民往事，也悄然疊印了詞人自身去國懷鄉的身世之感。

更重要的是，這三句完成了整首詞的閉環結構：開頭寫“雙門對峙”的自然永恆，中間寫“二百春秋”的人事變遷，到最後三句，則將詞人自身的位置放進了歷史長河之中。前面是在看歷史，到此則發現自己也在歷史之中——正是這種從“客觀懷古”到“主體身世”的推進，使結尾的“夕陽沉海，幾聲輪笛淒咽”格外具有沉痛的分量。

地，在附近尋找了很久。等他們終於趕到時，畫展已經接近結束。這件小事使她多年後仍十分感動。

她舉辦畫展和出版新書時，何與懷常常到場支持。他還主動為她的作品撰寫評論，並把她的詩歌和繪畫刊登在報紙上。許多時候，夏兒事先並不知道，直到何與懷通知她，才發現自己的作品已經發表。“每一次想起何博士，我心裡都是溫暖的。”

夏兒還表示，自己最敬佩何與懷的一點，是他具有非凡的勇氣。他書寫“文革”中的人物和事件，使許多可歌可泣的人重新進入讀者視野。她特別提到遇羅克等歷史人物，認為何與懷通過文字承擔了記錄歷史的責任。“他為世界打開了一扇窗，讓世界看見，在這裡還有一群人，一直在寫。”

她祝願何與懷長壽、快樂、身體健康。

喬治河市議員王斌接着發言。



唐培良介紹，王斌連續兩屆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當選地方議員。在澳大利亞主要政黨佔據明顯優勢的政治環境中，以獨立身份連續勝選並不容易。除了公共事務工作之外，王斌也關注文學和歷史，並且是《大地留印》的作者。



六、餘韻：不說愁而愁自深

最後四句連讀——“十字星橫，歸途北雁，遙漢唐宮闕。夕陽沉海，幾聲輪笛淒咽”——其畫面與聲音的組合極見功力：南天星橫，北雁歸去，遙望漢唐，夕陽沉海，汽笛淒鳴。詞人始終沒有正面說一句“我思鄉”“我惆悵”“我不能歸”，但通過空間（南天）、方向（向北）、意象（雁歸人滯）、聲音（輪笛）的層層疊加，那種身處異域、萬里思歸而不可即的蒼茫之感，已瀰漫於字裡行間。

一個現代港口的汽笛聲，取代了古典詞中慣用的猿啼、雁聲、羌笛，成為新的“羈旅之聲”。這聲音淒咽而綿長，仿佛將千年的歷史、萬里的鄉

愁，一齊沉入了南太平洋的夕陽之中。

綜觀三句，“十字星橫”寫空間之隔，“歸途北雁”寫歸心之切，“遙漢唐宮闕”寫文明之思與歷史之遠。三句層層推進，將個人的鄉愁與大歷史的興替融為一體，使“懷古”的主題最終落實為“懷鄉”的身世之感，又使“懷鄉”的私情昇華為對文明源頭的精神致敬。詞人之深層情感，正在於此——它不是單純的思鄉，而是一種身處南天異域、遙望故國文明而空間時間雙重阻隔的、不可複至的蒼茫惆悵。讀至此，則“夕陽沉海，幾聲輪笛淒咽”的餘響，仿佛猶在耳際。（2026年8月8日）

末木

念奴嬌·悉尼峽口懷古

悉尼峽口，南、北砂巖岬角對峙，太平洋之門戶也。1788年英國第一艦隊入此建埠，層設炮壘，今皆廢為陳跡。兩百年間，荒莽成城，唯崖壁驚濤如昔。

雙門對峙，鎮滄溟萬古，浪翻霜雪。一舸南來天外影，驚破洪荒空闊。橫掛星芒，帆吞雲氣，熾卷西洋月。矮礮礁石，點看潮起潮滅。

誰料二百春秋，層樓蔽日，不復前時物。炮壘猶存烽火盡，漫說當年雄傑。十字星橫，歸途北雁，遙漢唐宮闕。夕陽沉海，幾聲輪笛淒咽。

悉尼詩詞協會八月文化論壇

主講題目：中國古典詩詞的研究心得與成果分享。

內容提要：本講座結合近年來出版的《趣說人間好詩詞》等四部新著，分享古典詩詞研究中的一些心得與成果：如何從熟悉的名篇中發現新問題，如何回到詩詞誕生的歷史與生活現場，又如何從一首詩、一個意象乃至一種動物，進入古人的生命世界與中國文化深處。

主講人：史雙元，南京人，博士，教授，曾任南京師大國際交流學院常務副院長。1997年赴澳工作，歷任新州教育部中文教育督導和中國戰略合作中心主任等職。另兼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墨爾本大學、悉尼科技大學博士論文審閱導師。目前擔任：澳大利亞悉尼漢語水準考試中心主任，悉尼教育交流協會秘書長。史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古典文學和中國文化研究，出版著作多種，如《宋詞與佛道思想》《唐五代詞紀事匯評》等。近年回歸古典文學研究，出版了《趣說人間好詩詞》，獲得2022全國古籍出版社百佳圖書獎，《一日看盡長安花——偉大唐詩誕生記》，2023年7月登上“全國文學好書榜”榜單（共十本），並於2024年6月獲得“（當當網）中國有影響力作家獎”第二名；2025年9月出版《詩寫萬壺》；2025年10月出版《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傑出宋詞誕生記》，開創了中國古典文學經典解讀的全新模式。

時間：2026年8月26日（週三）上午10時-12時

地址：詩會活動中心（60 Prospect St Erskineville NSW 2043）

王斌一上臺便笑稱，自己在文學上的最大成就，就是成為《大地留印》的作者。

王斌認為，何與懷以往的作品更多是嚴謹的文學評論，而《參與弘揚人文精神》更注重寫人，因此更富人情味和靈性。書中的人物共同組成了一座澳華作家的“群雕”。

他表示，自己最受觸動的篇章之一，是書中關於顧城、謝燁等人的故事。這些人物與澳大利亞、與悉尼都有一定關聯，他們的命運也成為海外華文文學史的一部分。

王斌隨後從多元文化角度談到澳華文學的價值。

在他看來，何博士的創作至少在三個層面展現了多元文化的崇高價值：

第一，以母語為澳洲華人提供精神滋養，堅捍文化權利。澳洲華人為這片土地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在私人生活以及這樣的公開場合自由使用中文，是憲法與社會賦予我們的基本人權。用母

語創作、用母語交流，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自豪。這一點，我將堅決捍衛！我不是危言聳聽，如果韓森得勢，我們今天的活動能不能自由舉行還是個問題。

第二，以豐富的人文創作，為澳洲多元文化社會添磚加瓦。

華文文學絕不是孤立存在於唐人街或華人圈裡的“自娛自樂”，它是澳大利亞多元文化大家庭中不可或缺、且獨具魅力的亮麗色彩。澳大利亞之所以能夠以包容、開放與多元而立足於世界，正是因為有許多像何與懷博士這樣的文化踐行者，在默默付出、耕耘與創作。何博士用他幾十年如一日的筆耕，將華人移民的滄桑故事、心靈軌跡與情感寄託，深深地鐫刻在了澳洲這片土地上。正是因為有無數像他這樣的文化精英在進行跨文化交流與深層次思考，澳洲的文化土壤才得以被持續滋養，變得更加肥沃、更加多元、也更加富有包容性！（未完）

共品隨筆佳作，探尋人文之光

何與懷博士《參與弘揚人文精神》新書發佈會在悉尼舉行

（接上期）武止戈說他前前後後，把何博士這本書讀了六遍，六遍讀下來確實有着不一樣的感受。所謂“六讀”，是讀人物，讀結構，讀語言，讀立場，讀筆法，讀格局。“六讀”之後再往下想，“六力”也慢慢清晰了：一曰心力；二曰定力；三曰眼力；四曰筆力；五曰合力；六曰張力。六力入心，心生祈願。於是，這六種力量，又自然化作他心中的六個願望：書多發；筆多耕；根多紮；燈多亮；人多聚；行多眾。

武止戈說，今天這場發佈會，與其說是發佈一本書，不如說是發佈一種態度；與其說是介紹一位作家，不如說是在見證一種精神。文學不是風花雪月的點綴，而是安身立命的根基；不是孤芳自賞的低吟，而是人與人之間最真誠的精神聯結。願我們從這本書出發，從今天這場發佈會出發，人人都躬身入局，攜手同行，共同

做人文精神的守護者、傳遞者、踐行者。

徐希崑女士隨後發言。她先借機會介紹了自己的戲劇計劃。她根據《大地留印》中的人物和故事創作了三幕話劇，並準備開設表演與朗誦培訓班，培養演員，希望未來能夠把反映澳大利亞華人生活的話劇《和光同塵》等作品搬上舞臺。她說，《大地留印》記錄華人在澳大利亞這片土地上的生活，而戲劇則可以讓這些故事由文字走向舞臺，讓真實人物和移民記憶獲得新的生命。

她認為，何與懷兼具作家、學者和新聞工作者三重身份，對祖國、社會和世界有深刻理理解，對國家及人類命運懷有憂患。他總是願意站出來，以理性的話語和文字提醒人們關注歷史與現實。到了晚年，他更加智慧地把自己的思想、理想和追求融入歷史與現實之間，尋找人文光亮和精神力量。

徐希崑說：“他是我們的

榜樣。謝謝他，讚美他，祝賀他，也祝福他。”

徐希崑發言後，唐培良順勢談到何與懷對中國的牽掛。他一直惦記着國內的變化。唐培良夫婦每次從中國回來，何與懷常常詳細詢問國內的現實狀況。唐培良引用何與懷的一句話：“我在哪裡，中華文化就在哪裡。”他認為，這句話體現了何與懷深厚而持久的文化歸屬感。

隨後上臺的是作家、畫家夏兒。



唐培良介紹，夏兒既是畫家，也是作家，她的長篇小說也曾由自己幫助編輯、排版和出版。

夏兒說，自己沒有準備正式發言，便講一些與何與懷相識三十多年的往事。

她剛到澳大利亞不久，便通過當地作家協會認識何與懷和黃雍廉。多年來，何與懷給她的印象一直是一位慈祥、親切、沒有距離感的長者，甚至有些像家中的父親。儘管他們見面並不頻繁，但每一次相見都沒有陌生感。

夏兒回憶，自己早年在林肯地區舉辦第一次個人畫展時，何與懷與黃雍廉因為找不到場



跨界藝術家、戲劇家、畫家徐希崑女士隨後發言。



徐希崑女士向何與懷博士贈畫。